

# 對話鋼琴家斯蒂芬·霍夫：無盡追逐名利，不如保持初見的新奇

這位英國鋼琴家堅定地捍衛著代表卓越音樂的「門檻」，但他也表示，「贏下所有比賽」並不是通往藝術聖殿的唯一路徑。

FT中文網專欄作家張璐詩 Lucy Cheung



攝影：Sim Canetty-Clarke

更新於2026年4月17日 11:25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張璐詩 Lucy Cheung

對於斯蒂芬·霍夫（Stephen Hough）這位世界頂尖的英國鋼琴家來說，生活似乎永遠處於「進行時」。一個午後，他約我在北倫敦一家街角咖啡館裏見面：「明天開始，我要進入整整一個月瘋狂的連軸轉，」霍夫平靜地敘述著他即將開始的行程：從劍橋出發，緊接著飛往柏林，為因故缺席的鋼琴家葉菲姆·布朗夫曼（Yefim Bronfman）救場。此間他還得飛回倫敦，參加巴恩斯伯裏圖書節（The Barnsbury Book Festival），為他寫的回憶錄《已足夠：童年情景》（Enough: Scenes from Childhood）做一場座談。「既然答應了，人家籌備了很久，我就不能推掉。」演講完再於週末一早飛回柏林，當晚直接再登臺。

「可我寧願這樣忙碌，也不想整天無所事事地乾坐着。」接下來的一個月，他要繼續當空中飛人：要去亞特蘭大和辛辛那提演拉赫瑪尼諾夫與貝多芬的協奏曲。

## 名利與童心

斯蒂芬·霍夫是當代少見的多重身份知識分子：鋼琴家、作曲家與作家的身份並行發展。自1983年在紐約瑙姆堡國際鋼琴比賽（Naumburg Competition）奪冠以來，他長期活躍於歐美與亞洲主要樂團與音樂節舞臺，錄音數量已超過六十張，涵蓋從聖-桑、拉赫瑪尼諾夫到肖邦等核心曲目，多次獲得英國《留聲機》大獎、法國「金音叉」等重要獎項。除演奏外，他的創作橫跨管絃樂、室內樂與獨奏作品，並接受過包括倫敦威格莫爾音樂廳與羅浮宮在內多家機構委約。

在音樂之外，霍夫持續為英美主流媒體撰稿，並出版多部著作，從宗教文字、音樂隨筆到小說與回憶錄都有。他曾被《經濟學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列為「二十位在世通才」（Twenty Living Polymaths）之一，2014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（CBE），2022年獲封騎士爵位。

「小時候，我先認識了西班牙作曲家費德里科·蒙普，然後才認識莫扎特。」霍夫對蒙普至今保持熱愛，在他看來，這種如童心一般的敏銳度不應限於理解音樂，而應是面對生活的態度。「成年人往往變得疲憊且遲鈍，而孩子卻在不斷發現新事物。」霍夫形容蒙普的音樂捕捉到了孩子們在公園裏奔跑、尖叫時那種近乎「狂喜」的狀態，那是一種不顧他人眼光、全身心投入當下的純粹，當中包含了「讓人心痛的誠實」：沒有成年世界的圓滑與外交手段，只有對事物最直接、最真實的反饋。

霍夫隨之對今日瀰漫社會的「成功學」表現出冷靜的警惕。他以20世紀偉大的俄羅斯鋼琴家舒拉·切爾卡斯基（Shura Cherkassky）為例：這位曾征服卡內基大廳、拿獎拿到手軟的一代宗師，在去世不過三十年後，已被

年輕一代的職業指揮家所遺忘。「名聲、財富、成功，這些在漫長的時間面前其實微不足道。」霍夫說，與其追逐這樣的虛妄，不如像個孩子一樣，在每一次看到樹木、每一次按下琴鍵時，都能保持那份初見般的驚奇。

霍夫也對當代音樂教育中「急功近利」氛圍有所憂慮。他提到，有些18歲的學生還沒開始在茱莉亞學院學習，就急著問自己「參加哪個比賽好」。他觀察，一些職業音樂家其實早已失去了熱愛，演奏變成了純粹的體力活。這種狀態被他形容為「火種熄滅後的潮溼」。

霍夫最擔心的不是小朋友練琴練不夠，而是因強迫而產生的厭惡感。「只要識譜的火種還在，哪怕他們中間放下了，到了四十歲他們依然會回到音樂身邊。」他認為，現在的孩子因為過早地在社群媒體上展示「完美」的自己，反而喪失了突破邊界的勇氣。「不擦傷膝蓋是登不上珠峯的。」霍夫說，如果一個人不敢犯錯，「他能攀登的最高點也不過是一張桌子的高度」。他以貝多芬寫《第九交響曲》時的無數草稿為例，強調即便是天才，也是在不斷的否定和重來中接近完美的。

## 藝術的門檻

作為一名古典樂的「傳教士」，霍夫對自己那些試圖打破圈層的專輯如《夢幻專輯》（Dream Album）、《鋼琴明信片》（Piano Postcards）等感到自豪，在他新近的一次錄音中，霍夫也特意將民歌《望春風》改編成了華麗的拉赫瑪尼諾夫風格。他還分享了一個小故事：他常去的一家日料店裏，有一位來自尼泊爾的服務生，在網路上查詢霍夫的名字後開始聽他的錄音，如今已成為一名樂迷，不時會通過社群媒體交流聽後感。

面對音樂界根深蒂固的「高雅」與「通俗」之爭，霍夫的態度很灑脫。他並不避諱在新專輯中放入迪士尼的曲目，理由很簡單：旋律美就是硬道理。他提出了一個「牛排與巧克力」的理論：「頂級大廚煎的法式牛排固然非凡，但大眾品牌的牛奶巧克力也同樣讓我著迷。」

但他承認藝術在精細度和複雜度上確實存在客觀差異，「比如塗鴉相對於倫勃朗，莫什科夫斯基相對於勃拉姆斯」，但他堅信這種差異不應成為排他性的藉口。「你可以欣賞精妙的、有理智背景的偉大傑作，同時也不妨礙你享受那份直抵人心的簡單快樂。」

在霍夫看來，當下的藝術界正陷入一種危險的悖論：為了追求所謂的「平等」和「大眾化」，人們正試圖拆掉藝術的門檻。但他對此持有一種極其堅定的立場：他並不反對大眾參與，但他堅定捍衛一些代表人類才華水準的高度：「拉威爾在管絃樂中創造出的那種彩虹般的色彩，絕非偶然。」以《達芙妮與克羅埃》，霍夫認為，那種音色的細膩與精準，是作曲家用無數個日夜的汗水、通過最嚴苛的精密加工才鍛造出來的。「這種卓越本身就是有門檻的，它代表了人類智力和感官能達到的極致。如果我們將一切模糊化，假裝『滾石樂隊和拉威爾沒有區別』，那我們就徹底失去了對這種專業造詣的尊重。」

霍夫隨後發問：為什麼社會對體育界的「門檻」表現得理所當然，卻對藝術界的「門檻」感到難為情？「英國會為奧運金牌得主感到無比自豪，卻在音樂上試圖把一切都降到最低水準」，他指出：「你不會因為普通人跑得慢就要求奧運冠軍放慢速度，那為什麼在藝術上，我們要為了遷就所有人都能『跳過去』而放低橫杆呢？」

他特別強調，這種「門檻」與階級無關。舒伯特、貝多芬、肖邦，這些偉大的靈魂都出身平民。藝術的精英性不在於出身，而在於那種不容妥協的、對卓越的追求。「聽馬勒的交響曲確實很難，它需要你高度專注，不能只是讓音樂隨意流淌過去。」霍夫認為，這種「難」恰恰是藝術的價值所在。如果因為大眾覺得累、覺得難，就去修改音樂、閹割深度，那無異於殺雞取卵。霍夫認為教育的使命不是把「橫杆」降低，而是給人們提供梯子，引領大家往上攀登，去領略那道門檻之上的壯麗風景。對他而言，改變和提升聽眾的審美水準，遠比改變音樂去迎合平庸要有意義得多。





攝影：Sim Canetty-Clarke

## “i人”的成長節奏

然而，這種對「門檻」的堅持，在面對亞洲觀眾時轉化成了一種近乎溫情的熱愛。霍夫描述自己在亞洲演出的過程中，「有時含著淚水」。他說自己在那些年輕的面孔中看到了極其珍貴的東西：「我們可能無法用言語溝通，但那一刻我們彼此理解，這極其親密。」

對於亞洲備受爭議的「雞娃」式教育，霍夫認為，這種勤奮為跨越門檻提供了可能，但建議家長們「稍微放鬆那麼一點點」。他用了一個比喻：「就像糾正體態，有時你只需要讓肩膀放鬆那麼一英寸，長期的背痛就會消

失。」他援引鋼琴家內田光子和席夫都曾在比賽中失利的往事提醒道：追求卓越是一場長跑，「贏下所有比賽」絕不是通往藝術聖殿的唯一路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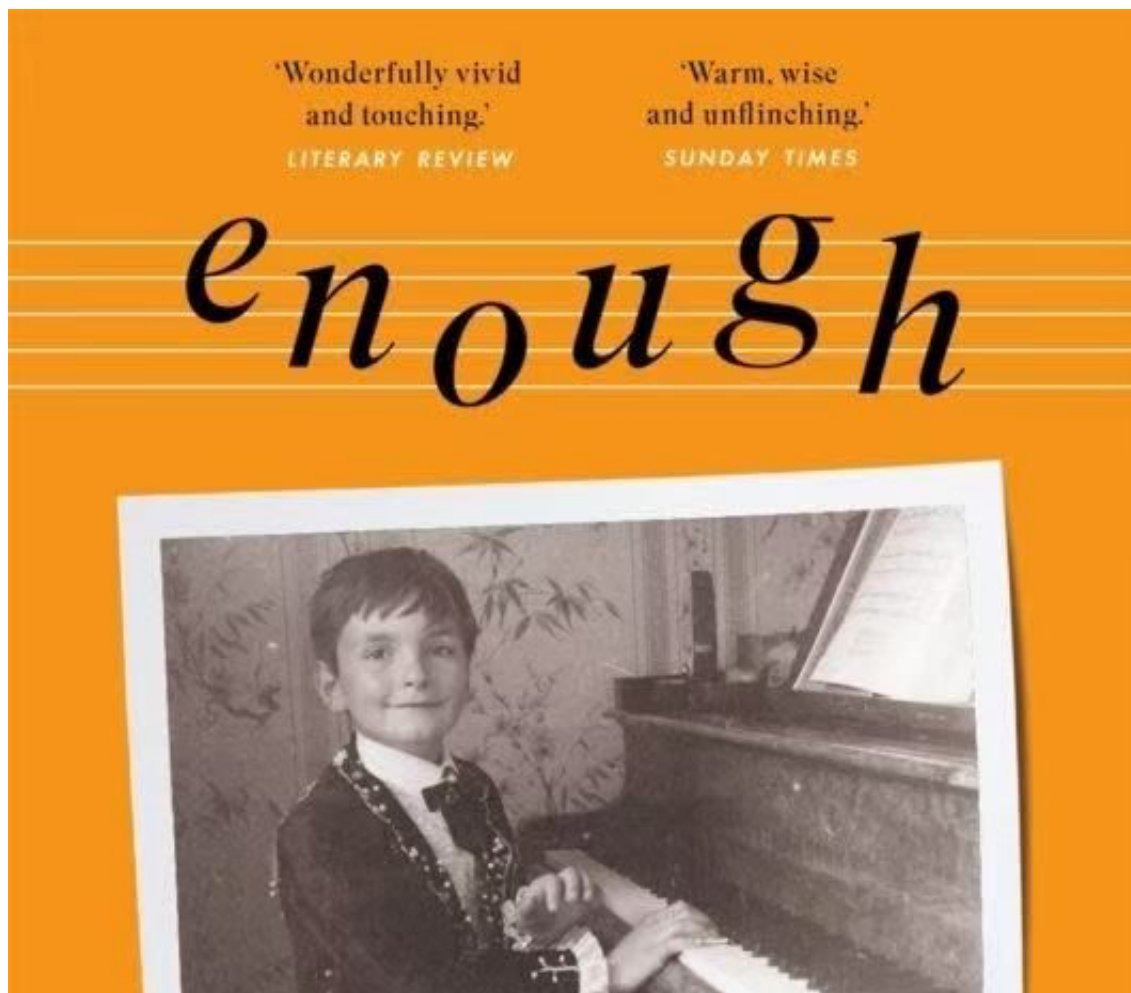
霍夫對現在那種「18歲沒出人頭地就完了」的論調很反感。他提到了溫斯頓·丘吉爾，認為年輕人成長的節奏各自不同。「那些早起賴牀、看起來很懶的青少年，可能只是大腦和身體物理上需要時間去發育。給他們一點時間，他們之後會突飛猛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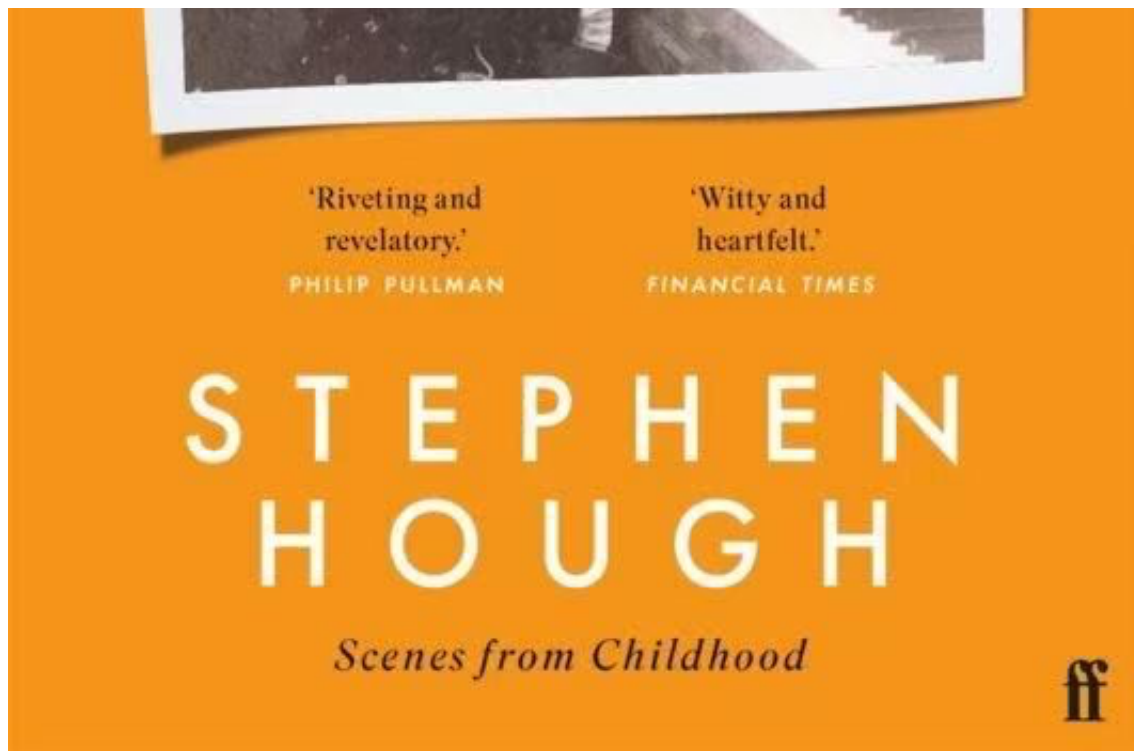
我趁機問起霍夫1960年代在利物浦長大的日子。他想了一會兒，說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對他來說，那個年代最深刻的「聲音記憶」其實來自每天長時間收看的電視節目：「如果用現在的MBTI人格測試去形容，我大概算是那種『I』開頭的類型吧，不過我也記不清是哪一種了」，他笑著說。那幾年他幾乎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，聽唱片、點薰香，留著披肩長髮，「就是那種典型的青少年」。他不太交朋友，在學校表現也不好，「我其實有點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」。

雖然11歲前他學琴進步極快、但青春期卻陷入了低迷。有一次他在公交站等車，幾個孩子圍上來管他要錢。「我說我沒錢，他們就朝我揮了一拳。雖然打得不重，但我內心最恐懼的事偏偏就發生了。」這次經歷讓他在這幾年裏都害怕出門，害怕再次遭遇暴力。後來，鋼琴老師高登·葛林（Gordon Green）拉了他一把：在15歲那年，霍夫提前進入皇家北方音樂學院開始本科學習。自此，他才真正得以在音樂世界裏施展才華。這位老師還對他說過，並不存在所謂「穩定的進步」：「我們的成長往往是跳躍式的，中間會夾雜平臺期甚至停滯。而正是在那些看似荒蕪的階段裏所做的工作，才讓下一次躍升成為可能。」

### 寫作與作曲：從庸常中轉身

談到寫作，霍夫展現出了極度的坦誠。他的回憶錄《已足夠：童年情景》不僅記錄了自己，也記錄了他的父母。他形容父母的婚姻「相當混亂」，但他更多談到的是才華橫溢的父親，因時代錯失了藝術抱負：「二戰結束時他才18歲，為了生計他必須立刻去工作，在當時讀四年大學是不可想像的事情。」於是父親選擇通過大量的閱讀來自修，直到50歲出頭時終於通過英國的「公開大學」拿到了學位，然而他最終只活了55歲。霍夫說，他想為父母留下一點紀念，這便是他動筆寫回憶錄的初衷。





斯蒂芬·霍夫的回憶錄《已足夠：童年情景》

僅僅當一位演奏家，這對霍夫來說並不足夠，他說通過寫作和作曲，自己需要表達一些單純靠演奏他人作品無法傳遞的東西。他會隨時在手機的備忘錄裏記錄靈感碎片。他承認，寫小說是他做過的最「私人」的事，雖然情節與他的現實生活無關，但其中對信仰、懷疑和絕望的探討，卻是他最真實的內心寫照。對霍夫來說，文字和音符從一開始就是並行的，「自從我會識譜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寫曲子了。」他在學校裏表現最出色的科目則是創意寫作。在他眼中，所有的藝術本質上都是詩歌：「詩歌能從庸常中提煉出超脫的東西。在一段短詩裏，你可以表達出和一部長篇小說一樣多的資訊。」

然而，霍夫的作曲之路並非坦途。在他在北方皇家音樂學院和茱莉亞音樂學院求學時，由於當時一個規矩：不能同時主修鋼琴和作曲，他的創作被按下了暫停鍵。21歲踏入演奏家的職業生涯後，霍夫一度覺得「沒必要再折騰了」，轉而只寫一些簡單的改編曲、返場小品或音樂劇主題。直到作曲家約翰·科裏利亞諾在後臺的一句「質問」，他才重新開始嚴肅創作。從為恩師葬禮寫的紀念曲開始，委約邀請逐漸滾起了雪球。後來，當威格莫爾音樂廳向他約寫奏鳴曲時，他還心虛地覺得自己寫不出來，「可現在我已經寫了四部了。」霍夫說，現在自己大約已經出版了40部作品，且手頭還有三個委約正在進行。

今年底，霍夫將帶著自己創作的鋼琴協奏曲《昨日的世界》（The World of Yesterday）到中國登臺，具體行程尚待公佈。他告訴我，《昨日的世界》這個標題取自茨威格描寫戰前維也納的名著，但在霍夫看來，這種懷舊並非單純的傷感或復刻，「我們每個人都在創造屬於自己的魔法世界，」他解釋，那是事實、幻想、讀過的書和看過的電影共同構建的記憶。

霍夫告知，這部協奏曲的創作始於疫情期間，「那時人們被迫在孤獨中重構文化」，剛好他就接到一個電影配樂的邀請，劇本設定在1930年代，一位奧地利男爵夫人委約鋼琴家完成亡妹遺留的草稿。霍夫為此構建了兩套迥異的音樂語言：一套是屬於舊歐洲、帶著科恩高爾德式感傷的奧地利主題；另一套則是屬於新大陸、像柯普蘭筆下大草原般開闊的美國主題。然而，劇組最終因資金斷裂而散夥。電影雖然沒戲了，但霍夫手裏卻留下了一部完整的協奏曲素材。在經紀人的牽線下，這部作品最終由猶他交響樂團和哈雷管弦樂團進行委約，霍夫也輪番到世界各地與不同的樂團合作演出。他提到自己在新加坡和南韓的演出反響極佳，指揮家水藍希望能請他來跟中國交響樂團合作。

## 巡演的另一面

現在手機裏那取之不盡的曲庫讓他感到「超現實」。談及聆聽的儀式感，霍夫提起了一個令他神往的畫面：即便在蘇俄時代物資最匱乏的歲月裏，前蘇聯鋼琴大師裏赫特仍堅持在莫斯科舉辦充滿儀式感的聚會。「裏赫特

會邀請朋友們圍坐在扶手椅上，專注地聽一整段瓦格納的《帕西法爾》黑膠。在極端環境下，音樂幾乎像一種帶有魔力的救贖。」

這種關於「共同聆聽」的嚮往，也投射到了霍夫如今在倫敦的生活中。他笑稱，自己現在的鄰里圈子簡直就是一個微型的「音樂天堂」：他與大提琴家史蒂芬·伊瑟利斯（Steven Isserlis）的友誼始於1988年在一場藝術節，1990年代末，因為常與伊瑟利斯會面，霍夫乾脆把住處和工作室定在了對方住處附近，步行只需幾分鐘。

在倫敦的工作室裏，史蒂芬·霍夫過著高度自律的生活。他說自己曾熱愛「揮灑顏料」的快感，但如今裝修過的工作室鋪了地毯，上面放了兩架鋼琴，也就很少再四處塗畫。一天的工作結束後，鋼琴家喜歡在罪案劇中放鬆頭腦，從《24小時》追到描寫二戰時期偵探故事的《福伊爾的戰爭》（Foyle's War）。他最近在讀尼爾·佛格森的一戰史，也癡迷於像《倫敦屬於我》這樣背景設定在二戰的文學作品。這種對社會史的興趣，讓他甚至在街頭漫步時，會去想像倫敦二戰期間的砲火與廢墟。儘管在這座城市居住了二十多年，霍夫並不覺得自己是倫敦人：「我的根依然留在北方」。當年他在利物浦的鄰居與舊友大多已不在人世，偶爾回老家附近演出，都會勾起往昔記憶和感傷。

在繁忙的演藝日程之外，霍夫目前正進入一個高產的創作階段。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一部《安魂曲》。不同於傳統的拉丁文版本，他選擇了勃拉姆斯在《德意志安魂曲》中曾採用過的德語文字，他說很被文字中超越宗教的普世人文關懷所吸引。這部擁有七個樂章的作品目前已完成草稿，霍夫計劃在今年年底前徹底完工，以迎接明年的首演。同時，他還在為美國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創作一部單簧管三重奏；另外，還有一部為鋼琴、合唱團與管弦樂團而作的大型作品正在他腦子裏發酵。

作為職業演奏家巡演了幾十年，我問霍夫這門職業有什麼令他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他想了想，提到1984年為一位生病的鋼琴家救場而飛往香港，那是他職業生涯早期的一次極限挑戰，從紐約起飛，跨越半個地球落地後幾乎直接進入排練：「那時候我的全身就像果凍一樣僵住了，大腦無法控制任何事，甚至連杯子都端不穩。」

霍夫還記得巡演中許多瑣碎而磨人的細節：音樂會結束後餐廳大多已經關門，只能餓著肚子回到酒店；為了練琴，不得不在有使用時限的琴房與複雜的交通安排之間周旋。「現在我會要求在房間裏放一架電鋼琴，」他提到，在最近一次北京之行中，鋼琴公司專程把琴送到房間裏，這才讓他擺脫了那種深夜四處尋找琴房鑰匙的窘迫。儘管日程緊湊，霍夫還是盡量會在每座城市尋找散步的路線，他說偏愛那些充滿生活氣息的城市，其中就包括廣州：他喜歡在沙面島閒逛，還驚喜地發現了一座19世紀晚期的天主教堂，並進到裏面參加了一場彌撒。

我倆在咖啡館室外坐了一小時後，眼看雲層在變厚，氣溫也逐漸下降，我們便把談話轉入室內，開始談起了爵士樂的話題。霍夫說自己更偏愛和聲複雜的「比波普」風格，他還坦誠自己不會像爵士樂手那樣即興，必須把每一個音符寫在紙上。臨別前，他平易親切地請我為他列一份爵士樂聆聽推薦，並提到自己剛剛訂購了一本關於「比波普」誕生史的大部頭。這種時刻保持好奇、隨時準備「被說服」的心態，毫無前輩架子，十分打動人。而我已開始期待他下個月在倫敦的獨奏會。

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編輯郵箱：[zhen.zhu@ftchinese.com](mailto:zhen.zhu@ftchinese.com)）

版權聲明：本文版權歸FT中文網所有，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，複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全部或部分，侵權必究。

## 讀者評論

排序方式 **最新的在上方**